



織布教育的興起與展望

織物教育の活発と展望

The Rise and Prospect of Aboriginal Weaving Education

鄭光博（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博士候選人）

Tminun（織布／編織）與傳統生活息息相關，承載著泰雅族物質文化的重要表徵以及文化核心價值，也因此在此社會文化急遽變遷與衝擊的環境中，相對於大多數已流失的物質文化及技藝來說，雖摧猶存其形。Utux Tminun（神靈在編織）的信念在傳統規範與精神上展現無遺，當見到美貌的少女以「talagay blaq cinnunan na Utux qutux mkrakis qani（哇！這少女真是神靈上好的織作品）」來讚嘆，對不幸夭折或英年早逝者則以「wal skrok na tminun」（tminun一詞有兩意，一為「編織」，一為「靈魂」；提早折扼結束編織生命氣息）來形容。也因此在此晚近二十餘年來，不論是鄉土教學之初始，甚或在民族教育倡議之教學活動設計與課程規劃的推動進程中，隨著國家教育政策由獨尊一元，轉而嘗試接納多元文化並尋求發展之可能性的當下，織布工藝相關之文化素材所呈現出的民族意象，便迅速地被嫁接以因應提供本土化教育現場之需求，具象地成為連結民族文化所不可或缺的特色課程，而被加以提倡。



織布傳承要能保存原住民族傳統文化精神

在傳統的泰雅族社會中，經緯穿梭織就出綿密的親屬社群網絡與維繫社會運作的gaga（律／規範）之物質文化基礎。不同技法織作的織品分別應用於不同的生活層面。織品由鋪蓋包裹的被單包巾、日常服、飾品配件、披肩乃至禮服等不同材質、技法、形制與紋樣裝飾的搭配組合，除區隔使用用途外，也發揮辨識部落內地位階序

與社群識別的功能。布疋亦是重要的財貨，廣泛用來交換、交易、餽贈、嫁娶與賠償。

在傳統的制約中，禁忌嚴謹地區別著性別分工，織布是檢驗女人能力、勤勞美德、甚或生命靈魂觀等之價值判準，baq lmanu（會挑花、擅織者）被稱為kneril balay（真正的女人），反之則被認為是putut／ptutan（笨拙）。三十年來，伴隨著原住民族權利運動的開展，衣飾具象地成為身分與認同的象徵並文化展演的符碼。

當鄉土教學推動初始時，當時的耆老從歷經長期社會政經歷迫漠視並國家教育的創根桎梏中稍獲肯定，擅於傳統技藝及傳統知識之高齡長者受邀進入校園示範或教學，但礙於世代間族語溝通能力乃至生命經驗的隔閡，制式教學活動設計與傳統家庭、部落技藝傳習養成方式的差異，教學成果之良窳，端視教學設計與引導轉譯者之陪伴、工藝材料、教材、教具之製作與取得等變數。其後隨著織布工藝之技藝研習或就業訓練，一時間部落工作室林立，工藝技法、工具、材料材質等或有傳統脈絡可依循，或採借外來之工藝知識、技能認知系統、工具（例如紐西蘭桌上型織帶機、高機之引進）與材料。當民族工藝與文創商品對遇時，為因應文化商品之販售，一時之間多樣的文化詮釋、故事行銷若有或無依循傳統脈絡，「祖靈的眼睛」、「彩虹橋」……等紋樣說明乃孕育而生。脫離了族語脈絡與時空情境，究竟係「紋樣」或「圖騰」就不得而知了。在耆老相繼踏上

隨著國家教育政策由獨尊一元，轉而嘗試接納多元文化並尋求發展之可能性的當下，織布工藝相關之文化素材所呈現出的民族意象，便迅速地被嫁接以因應提供本土化教育現場之需求，具象地成為連結民族文化所不可或缺的特色課程，而被加以提倡。



虹橋彼端與祖靈相會後，文化傳遞與詮釋轉譯的落差成了遙想，而個人社群經驗或擴大為當代建構的民族集體知識，如何保存並進而拓展原住民族文化的深度與廣度，後繼有志者不得不慎。

織布課程：不僅是技藝教育，更是文化教育

受制於文化禁忌制約並生活實用的Tminun（織布／編織），除女性的織布外，男性的藤編與弓織亦是。如果置換進入學校教育的場域中，女性的tminun pala（織布）及男性的tminun wakil（弓織）皆是在技藝學習當中體會傳統文化以及織作原理。從芋麻種植開始，剝麻取纖、搓捻成線、織作，都是長時間的實作體驗課程，

可結合語文、社會、藝術與人文、自然與生活科技及綜合活動等學習領域安排規劃課程，依學生性向、社區需求及學校發展特色，彈性提供選修課程。目前學校教育普遍依賴政策指導，對於文化教育的視野與動能仍顯不足，如何將文化課程融入學校教育中，理想的狀態應是學校與部落間充分協調，互為主體。文化與技藝教育，重點在於透過實作，能普遍地學習進而深刻體會本族的文化意涵，而其核心價值在於對本民族語言的熟稔度。至於織布技藝與文化的提升，則待思考分流另立專門之民族學校以求精進，緊密扎實的兼顧傳統知識與工藝，織就發展出泰雅本色。◆